

浪花集

古学海著

湖北人民出版社

浪花集

吉学霏 著

湖北人民出版社

1959年·武汉

內 容 提 要

一九五八年是不平凡的一年。全国农村不仅获得了空前大丰收；而且走上了伟大的公社化道路。这个集子就是反映这些富有历史意义的生活面貌的。由于作者深入农村生活对农村中的各种人物如党的干部、社干、普通社員、五保戶……等都較为熟悉，所以作品有着較为濃厚的生活气息。

这些作品紧密的配合了当前的农村政治运动；热情的歌頌了广大农民的冲天干劲，有着較强的战斗性。

浪 花 集

吉学霏著

*

湖北人民出版社出版（武汉解放大道332号）

武汉市书刊出版业营业登记证新出字第1号

湖北省新华书店发行
汉口新华印刷厂印刷

*

787×1092 1/32 3.7 印张·69,000字

1959年4月第1版

1959年4月第1次印刷

印数：1—14,000

统一书号：TJ0106·232

定 价：(8) 0.28元

857.63

4071

目 录

越墙記.....	1
“河南人”.....	5
要不准的数字.....	10
留不住的客人.....	15
干劲冲天.....	19
万朵花儿一齐开.....	28
哥弟俩.....	36
紧急召开的家务會議.....	45
“試驗田”的故事.....	51
洛阳桥上.....	56
田野里的追逐.....	64
吳大奶奶.....	70
炊烟升起.....	74
居民組长.....	78
一个四肢殘廢的人.....	83
太阳初升的早晨.....	93
汉江的早晨.....	97
推車.....	100
后記.....	106

越 墙 記

傍晚时分，我的房东大哥張永魁从官山水庫回来了。

他去支援官山水庫，已經三个半月了，这次回来，一不是放工，二不是休假，拿他自己的話說，是給大伙“办粮飯”呢。

大嫂一見大哥回来，自然高兴的很。先燒了一盆热水讓他洗脚，自己就去取了几个鷄蛋下厨房了。

正在这时候，生产队长王二炳来了。坐下以后，先問了問工地情况，又問了問大伙身体可好，随后，就向大哥談起眼下队里的生产情况来。……

大哥也是队委委員，自然对队里的生产非常关心。听着听着……眉头一皺問道：“赶麦收前春地能改得完嗎？”

“紧哪！”王二炳晃晃头，笑着說：“反正够招架的了。”

大哥想了想，說道：“那得采取点措施呀！”

“可不嘛，”王二炳接上說：“我們已經加了几个夜班 啦。”停了停，又說：“我們是这样考慮的：咱們队里，改田任务大。麦收后光茬子要改二百亩。麦前要不想办法把春地改完，等麦一熟，又要收麦，又要改田、又要整田，又要插秧，哪还顧得上春地呢？”

大哥点点头說：“那是哩，那是哩！”

吃过晚饭，大嫂和我要去加夜班了。大哥問我們：“今晚在哪块地里改呀？”

我的嘴快，說：“西后坡。”

不知为什么，我这样一說，大嫂瞪了我一眼，对大哥說：“你歇着吧，跑百十里路，够累的了。再說，明天一早还要赶路呢。任务再大，也不差你去干那一点儿。”

大哥一听，嘿嘿嘿笑了。我可觉得心里很不自在。

这是月黑夜，剛一出屋門，什么也看不見。我在前面走，大嫂在后面跟。走出大門，大嫂停下了，只听大門吱咿一声，門环响了一下，然后就砰嚓一声落了鎖。

我放心了，也高兴了，暗想：“这一下可真保險了。”

这天晚上，我和大嫂她們一組人包下一块田。天很黑，誰也看不清誰的臉。只是模模糊糊的看到那处高，那处低，那处該起，那处該填；再說，这又是头道，只要先改出个輪廓来，等整田的时候，再好好拾掇。

天很凉快，这是正适于干活的时候。我們干着，誰也不說話，只听見土块子“日——日”乱飞。

突然，大嫂在我后面叫起来了：“那誰？你不会擻的輕一些嗎？弄人家一脖子土！”

沒人接腔，只听見土块“日——日”乱飞。……

过了一陣，大嫂又叫起来了：“你这人，在家吃啥好的了，那么大勁？不会輕些甩嗎？”

仍沒人接腔，土块子还是噼噼叭叭直往脚跟上落。

这一来大嫂火了，把撒鍬往地上一插，气呼呼的說：“我

要看看你是誰，这样頑固！”說着，就往那人跟前走去。

“咄！干你的吧！”我聽見這是大哥的腔口，低低的压着嗓子：“吵喝什么？”

大嫂陡的站住了，伸着脖子看了看，生气的問：“哟！你怎么来了？”

“騎馬来的。”大哥話音里带着笑。

大嫂长长叹了口气。

“給你說，土得再往外面擻，你們擻的近了，”大哥一边擻着土，大声喘着气說：“你沒看，外面低的很呢，需得狠狠填哩。”

“知道知道！”大嫂往回走着发牢騷：“你沒在家人家都沒有干活。”

散工回来的时候，大哥走在我的前面，我插插他的腰笑着問：“你怎么出来的？”

大哥沒有回答，抓住我的手往前面拉了拉，意思說：前面。

我向前面一看，認出前面走的正是大嫂。

夜是很靜的。滿天繁星，顆顆都象水晶那样透亮。

劳动了一天一夜的人們，現在身子覺得松閑了，因此，兴致格外好。有人說，有人笑，嘻嘻哈哈，滿路笑声。

可是大嫂却不言不語，急急的走着。看样子，象是想竭力赶到前面去呢。

大哥咬住我的耳朵吃吃笑着說：“你瞧，她可是生我的气了。”

我說：“誰教你跑出来呢？”

大哥笑着說：“你說，大家都在加夜班，我能睡得成嗎？”

赶我們来到大門跟前时，大嫂正在用鑰匙开锁，見我們来，也不理会。可是我实在納悶了：門还从外面鎖着，大哥是怎么出来的呢？

大嫂推開門，“砰啞”一声把撒鉞往牆上一靠，就徑直向上房屋里走了。我一把抓住大哥的袖子說：“告訴我，你是怎么出去的？”

大哥从我手里接过电灯，往东牆跟处照了一下。这时，我看見一道低矮矮的牆上，靠着一块旧門板。

我禁不住笑了。大哥插了我一下說：“瞧着吧！今晚保險她得嘮叨半夜。……”

一九五八年六月于武汉作协

“河南人”

我們这地方，跟河南淅川县临边搭界；故事也就出在这上头。

那是前不久的事情，全县各处都正在大鬧鋼鐵哩。我們社里派崔小紀跑到岳鎮看了看，回来就連夜領着我們垒爐子。

未动手以前，大家商量了一下，決定把我們的土爐群垒到黑山壩。因为那里是个要道口，离山也近，运矿石燒木炭都方便。

就这样，我們干了一整天，把垒爐子所需用的各种材料都运去了。吃罢晚飯，我們的人馬浩浩蕩蕩的来到了黑山壩。

联营館的經理張秉旺，跑出来迎接我們。他乐和和的笑着說：

“欢迎欢迎！你們把爐子垒到这里，可要給我們添生意了。”

我們社里的崔老汉接过来說：“你真会念生意經。我們將来来煉鐵，被子、粮食全帶着，一不吃飯，二不住店，看你还有个啥盼头？”

这当兒，我們已将带来的四盞汽灯挂到树上了，雪白錚亮的灯光，把个黑山壩照得如同白昼。

我們一共分成九個組，由崔小紀當總技術員，負責指揮。各組把建爐的地点選擇以後，崔小紀又幫着把爐基的尺寸量了量，大伙就七手八腳的干起來。有的搬磚，有的運坯……幾個年歲稍大的人，就充當砌爐工人。

因為不久就要開始煉鐵了，大伙心裡實在高興。說呀，笑呀，唱呀，鬧呀……特別是那些搬磚運坯的小伙子們，一路抱着磚塊飛跑，還不住聲的扯起嗓子“嗚——嘿！嗚——嘿”——大叫，就好像他們身上有多少氣力使不出來，非這樣叫叫才過癮似的。一個叫，大伙都跟着叫，鬧的這個山壩子裏面，真象是排開了戰場。

崔小紀當然更成忙人了。手裏攥着個小本本，跑起來腳不挨地。這裡喊：“崔小紀，來看看俺們砌的對不對？”那裡喊：“崔小紀，‘出鐵口’倒底多高多寬呀？”崔小紀撞着喊聲團團轉，只一陣工夫，鼻尖上就冒汗了。

“嗨！我真得給社主任提條意見！”崔小紀轉來轉去的跑着說：“當時我說多去幾個人學習吧，他說，你一個人去就行了。看這會，要多有幾個人好不好？……噯！‘進風眼’壘高了，比‘出渣口’高八分就行。……對對！”

聽見崔小紀發牢騷，有幾個人嘿嘿笑了。崔老漢嚷他孩子說：“講啥怪話，有功了是不是？兩條腿放快些不就得啦！”

我們這一組，最靠南邊了。臨到砌“進風眼”的時候，崔老漢跟他兄弟崔石頭爭執開了。

崔老漢說他兄弟：“你把‘進風眼’砌高了！”

崔石頭却堅持說，恰好。崔老漢心裡不服氣，霍地一聲站起來，脖子一伸，轉著頭到處找小紀。

正在这时候，我們背后一个人笑着問：“你們垒这爐子几尺高？”

大家一听是生腔口。回头一看，我們背后站着一个瘦棱棱的，滿有精神的高老头。

崔老汉閃着眼把他上下打量了一番；崔石头在地上蹲着，一边砌，一边回答：“六尺五。”

那高老头笑了笑，弯腰用手一比，对崔石头說：“老弟，是太高了些；六尺四、五高的爐子，‘进风眼’比‘出鉄口’高二寸七、八就行了。”

他正說这話的时候，我見其他几个爐子旁边，也有几个生腔口在說話。我一看，真奇！从哪来了这么多生臉呢？

崔老汉一見这个高老头支持了自己的意見，显然心里很得意。胡子撅，笑咪咪的問：“你这位老哥，家是哪里的？”

那老头笑着說：“河南人。”

这一說，可教我們吃了一惊：河南人怎么半夜跑到湖北来了。

那老头看看我們的神情，連忙笑着說：“俺們是淅川的，来你們这里挑矿石，嘍，”他回头用下巴一指：“就住在这个联营館里。”

这一說，我們都笑了。原来是老邻居呀！

崔老汉笑着問：“老哥，你也会垒爐子嗎？”

河南客連忙笑着說：“說不上会垒。不过，在家都常摆調这玩艺。”一边說着，卷起袖子就要干。

崔石头連忙拦住說：“噯，我們来；你們跑一天啦，够乏困哩。”

那老头一伸手接过瓦刀来，笑道：“乏困啥！睡早了也睡不着。”

“啧啧！真好精神！”崔老汉喜的问：“你老哥多大年纪？”

“五十三。”

“哟！咱两人同岁。”崔老汉歪着头笑了笑，往坯上抿着泥问道：“咱浙川县不产矿石吗？”

“怎么不产！”那老头接着崔老汉手里的土坯，小心翼翼的放上去，又吃力捺了捺，然后用瓦刀一敲，笑道：“就是离我们那里远些，还不如过来挑着方便。”

崔石头接上说：“我们这山野地方，这家伙可不缺。上山随便摸一块，一睁眼保险准是铁矿石。”

“好地方，好地方！”那老头笑着直点头。

崔石头又接着说：“真是没办法。要有杨二郎的赶山鞭，就给你们赶两架山去，也省得你们爬坡沿岭的过来挑了。”

这一说，引的大家直笑。……

大伙说着干着，也不知过了多大时候，反正炉子已经砌起半人多高了。崔老汉连忙碰了碰那老头笑道：“我说，老哥呀！你们明天还得赶路哩，呐，快招呼招呼你们的人，都请回去歇息吧。”

“慌啥哩？”那老头不停手的干着说：“都是做活人嘛，谁还不能赶个乏困？”停了停，又接着说：“说实话，刚才我们已睡下了。大家一听，你们在这垒炉子；又听着，大家还不怎么会，于是我们一商量大家都爬了起来；你说，你们的活，还不就是我们的活吗？要是不帮你们把炉子垒起来，俺们能睡安稳吗？”

崔老汉喜的說：“这么說，可也是实情；天下农民是一家嘛。”

“这不含糊！”那老头兴冲冲的說：“往日只是这么說，这会可真是一家人了。你想想，要攔过去，俺們能跑到你們湖北来挑矿石？”

崔老汉笑道：“現在你們就是把俺們的山搬走俺們也沒意見。”

好半天，不听崔小紀喊叫了。突然，我們挨边那座爐子上的人，不知为什么全都哈哈笑起来，这笑声里边，有一半是河南硬朗朗的高嗓門。……

一九五八年十月于习家店

要不准的数字

一提起第三生产队，社会計徐进才就大伤脑筋，因为这个队里的生产数字老是要不准。

为这个事，他受过老熊几次批評了。

老熊是他們乡里的財粮員，兼管統計各种数字*。这个人“执法如山”，火气挺大，誰要違犯了制度他是絕不客气的。

就以最近的一段改田工作为例。他規定：各社的會計，必須于每天下午九点鐘以前，把各社当天完成的改田数字在电话上报給他；然后，他好汇总起来报給区里。但是有一条大家必須严格遵守：不要“估計数字”，有一亩报一亩，有一分报一分，数字必須做到精确、可靠。

老熊的規定本来是沒錯的。徐进才却倒了楣。为什么他偏偏碰上这样一个生产队呢？为什么他偏偏碰上一个象徐德山这样的生产队长呢？

閑話少說。又該是徐进才伤脑筋的时候了。于是，他挟起他那本厚厚的筆記本，帶着一种准备“战争”的心情，走出了社办公室。

太阳早已經落下山了。天地間开始昏黯起来。小西风刮着，几朵白云在山头上空慢慢飄游。

徐进才爬上东嶧子，隔着一道小山垭，模模糊糊的看見三队的社員們正在半截坡忙着改田呢。

徐进才岔开两只腿，用手圈成喇叭筒，对准半截坡大声喊：“徐德山，‘报眼’啦！”

只听徐德山在那边喊：“你的腿断了嗎？跑两步路吧！”

徐进才笑了笑，罵声：“活鬼蛋！”撒开两腿，跑下了东嶧子。

徐德山也从半截坡走下来，两人在小山垭里会面了。

徐进才問道：“你們还不收工嗎？”

徐德山回答：“我們今晚上加班。”

徐进才說：“怎么还加班？乡里不是早有通知，叫照顧社員們休息嗎？”

徐德山一听这話，弯腰作了个揖，一摆手笑着說：“請吧！”

徐进才笑着說：“干什么？”

“請你帮我去动員动員他們，”徐德山半开玩笑半認真的說：“別讓他們今晚加班了。”

徐进才說：“要你这队长干什么哩？”

徐德山叹了口气說：“唉！把我嘴唇都磨薄了，可是他們不听呀！你以为就你們社里的干部知道心疼社員嗎？”

徐进才知道徐德山說的都是实话，因此，也沒再跟他辯下去。問道：“你們今天改了多少亩？”

徐德山抓了一把土揉了揉，向半截坡看了看說：“三十亩。”

“那么今天晚上呢？”

“加班嘛。”

“嚵，你真是扯淡！”徐进才煩惱的笑了笑，皺着眉頭說：“我知道你們今晚加班，可是叫我怎麼向鄉里匯報呢？”

徐德山一看徐进才的神情，惡作劇的笑了，因為這些時他們天天為這事打嘴仗。

“你干脆說個準確數字吧，”半天，徐进才沒好氣的說：“你們今晚究竟能改多少畝？”

徐德山更樂了，笑道：“那得看具體情況呀！一般說，我們加個夜班大約能改六、七畝；可是有時候大伙勁頭來了，一躍進，也許上十畝也能改得出來。”

徐进才一聽這話，“砰”聲把筆記本合起來了，哭笑不得的說：“徐德山，我真把你們沒辦法。鄉里通知不叫加夜班，你們偷偷摸摸的干，我敢向鄉里匯報嗎？可是你看，這樣一來，我該倒楣了。你們的數字老是要不准。為這個事老熊訓我幾次了，你該知道吧？……吶，廢話少說，是這樣吧，夜班給你們算上五畝地，按一般計算；連上白天的，一共是三十五畝，你看這樣行不行？”

“行吶，”徐德山笑着說：“就算三十五畝。”

“咱們一言為定，”最後，徐进才認真的說：“九點鐘，我就向鄉里匯報呢。你可別再跟我搗亂了，省得為了你們天天加數字，讓老熊批評我。……”

九點鐘，徐进才按時向鄉里匯報了他們社里今天完成的改田數字。老熊在電話上開玩笑的問道：“這個數字準確嗎？”

徐进才回答：“准，准得很！”

老熊好象還不放心，又問道：“不再增加了嗎？”

“不，不再增加了，一共就是一百二十畝。”

“好的，”老熊在电话里笑起来：“要增加，就早些说，别再跟往常一样，总是我向区里已经汇报过了，你又追来一些数字。……”

徐进才放下听筒，心里觉得十分轻松；心情一好，劲头也来了。这天晚上，他计算“夏季预分”一下干到午夜一点钟。

临睡时，月亮已经落了。徐进才暗想：“大概今晚要睡个清静觉了。”

.....

“唧唧唧……”一阵敲击声，把徐进才给闹醒了，他一翻身爬起来问道：“谁在敲窗子？”

“我——徐德山，”徐德山在外面笑着问：“你睡了吗？”

“我不睡干什么！”徐进才隔着窗子生气的说：“你没看天到啥时候了！”

“哈！难为你老弟，”徐德山大声笑着说：“耽误你瞌睡了。你看，数字小了我就不来打扰你了，你猜猜看，我们今天晚上突击了多少亩？”

徐进才没回答。只听悉悉沙沙一阵响，随着吱的一声，徐进才把上半开窗子推开了，脑袋从里面伸出来。

“呐，赶紧回家睡觉吧，”徐进才晃着光脑袋，火爆爆的嚷着说：“管你突击一千亩，我今晚也不向乡里汇报了。”

“真的吗？汇报不汇报那可是你的事了，”徐德山对窗口高兴的喊：“告诉你，俺们今晚一下干了十五亩，包放水，包插，完全合乎规格。这可不容易呀，难道你真的不向乡里汇报吗？”

叭嗒一声，徐进才将窗子关上了。